鄒忠介公奏疏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二

吉水　鄒元標　著
漳江　黃道周
慈谿　馮元飈　仝較
松陵　吳昌時
㰅李　馬嘉植
候官　林銓　評閱

中途患病不能赴任疏　吏部員外

臣於本年三月十八日，得接邸報，吏部一本

缺官事推臣補本司員外郎等因、奉
聖旨、鄒元標准補原職、欽此、臣自丙戌夏、以狗
馬瘵骨、乞恩歸里、臣至家、值郡邑水潦盈溢、
連年疫旱、母子拮据聚首、罔非仁恩、朝夕焚
香、共祝聖壽、至去年夏、限期已滿、臣以軀體
羸憊、方欲再懇闕廷、為調息計、而臣母秋盡、
偶病沉篤、心神憂悴、百念俱灰、臣母稍愈、忽
蒙殊恩、補臣原官、臣望闕叩頭、不勝感激、不
勝祝謝、臣即束裝、於四月初八日理舟赴任、

不謂臣蒲柳之質、不禁摧殘、行至江西豐城地方、精神昏瞶、痰涎上攻、飲食少進、四肢輭弱、尋倩醫士歐陽昭診視、僉謂臣稟素弱、須在家再加調理、始克有濟、臣伏自念、受
陛下特達之恩、上不能效絲粟之補、當老母桑榆之景、下不能徼一命之榮、不忠不孝、莫臣爲甚、正欲勉效職業、報荅君親、逎福緣淺薄、綿痾作楚、中夜念及、五内如蒸、臣萬不得已、敢以實情、差義男鄒孩童、冐昧奏請、伏望勑

下吏部、查臣情病、別無矯飾、容臣在籍調理、
臣苟不一旦塡溝壑、自今以往、臣身非臣有
也、捐軀報國、亦所不辭、
萬曆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敷陳吏治民瘼事宜疏　吏部驗封司

臣於本年四月內、冒病具本、差義男力請、旋
于五月內、奉
聖旨吏部知道、本部未蒙施行、劄付催臣赴任、
衆皆謂本部懸缺期年、小臣無再控之理、臣
于本年七月携家之任、舟至鄱湖、北風連月、
臣昕夕展轉蘆葦中、往以驚逐游魂、辱
陛下賜之生還、鹿豕餘悰、辱
陛下召之華省、感國厚恩、頂踵莫知所報、竊伏

自惟人臣之義、或宣力、或矢謨、各有攸當、臣有一得之愚、直陳君父之前、舍己從人者、得采擇其間、人之力、皆臣力也、人己無異焉、臣故敢條吏治事宜十款、語云、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當銓臣秉公持正、百度維新之日、正嘉謨敷陳、明目達聰之始、若使臣悠悠默默、徼一時浮榮、負平生夙學、臣不忍也、又臣數載窮鄉、田來之與居、鉏樵之與伍、熟知民間涼燠狀、臣、復陳民瘼八款、夫救民疾病、譬

醫者灼艾，灼艾而不得其竅穴，受楚何益。臣
似井管，嘗試漫言之者，蓋人臣濟世，如拯溺，如
救焚，衆或解，願臣心，獨苦，豈得已哉。伏願
陛下、勑下各部大臣、矢心天日、純心爲國、用意
詳覽、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絕無一毫成心
其間、儻中有窒礙處、重爲裁酌、臣因此得曉
暘世務、通達國體、亦罔非仕學之地矣、干冐
天威、無任隕悚、
定等則

夫辯官材品、內吏非難、外吏難。外大吏非難、外小吏難。小吏郡自同知下、縣自知縣下是已、職遞下、明遞晦、蓋嘗論辯大吏、譬奏黃鍾大鏞。有耳者無不辯之。辯小吏、譬聽繁絃之鳴。非甚聽者。不能審其音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釋者曰、經者、比其絲而合之也、綸者、析其類而分之也、絲雖衆多、千條萬緒、各自不亂、臣竊謂辯小吏、亦當類此、彼小吏雖衆、吾欲起而辯之、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夫

都以撫按考語爲準、顧其弊非一途矣、有考語實謬、而以夤緣得美秩者、有預知其刺、而以賄吏書洗補、移之他人者、千態萬狀、選臣執簿、頭欲刺、眼欲昏、即欲一一而坐炤之、難矣、臣愚謂宜明分爲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在外撫按明以此註考語送部、在內選臣、明以此定陞除、考語上上者、陞上上、餘俱以次而推、中下者陞王府發憑、下上下中下下者、陞王府不必發

憑、此甄敘群吏、以簡馭煩之要道、且足以杜請謁之私、絕城社之奸、不然、難必其無漏網之弊、屈抑之嘆矣、

洗汰習

夫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人、因其人以授之職、斯有所憑藉、臣讀典謨、君臣咨諏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致慎也。臣讀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政曰、悶悶之政、長者之度、令

恢諛成風當不止此爲公拈出可資嘔噱

則以爲罷輭矣。課有司曰、志頗自厲、守亦足觀、今則以爲無當矣、每一薦牘出、抽黃對白駢四驪六、薦者以非極揄揚。不足結彼之銘刻。被薦者以非蒙重語。不足爲己之深知。曰才與誠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仕路之奸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是楊震趙抃挺生矣。察其人。捆載歸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寇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籌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金如

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栢。古。人所。以頌。聖賢者。
今。以。之。譬。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
夫人稱執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
人之羞。非事長之道。
陛下尊如天日。威如雷霆。儻詰實以責後效。彼
將何辭以對。諸臣怙不知畏。則諂佞風熾。雖
有賢者。亦爲其所移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
嚴勑撫按、須循名責實、無得過褒、或將弘正
年間考語、彙成一冊、頒布各省、如舉業正式

之類，儻再如前虛誕，定以不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偷隳，風俗不淳矣，

便陞轉

臣曾任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維時南京兵部尚書郭應聘，應聘功在兩廣，兩廣言其清勵功高，不容口，臣問之，則半生閱歷在兩廣，以故熟其地方險易。賊盜生沒。民情凉燠。故得措諸行事。臣因嘆方面不可數更易也。今

合無兩司知府、於地方夙有聲稱、其百姓欲借寇而不可得者、陞擢一以本省為主、兩院欲咨詢地方事宜、得其要竅而不逃謬、利一、本官在地方有所施為、若輕車熟路、利二、省驛遞往來之費、利三、此陞轉本省之當議也、臣有說焉、庚辰辛巳年間、方面大吏、上無重寄之望、下無引決之謀、多攻擊去、說者謂攻擊其異已者、然多當矣、議者謂失之刻、十餘年來、攻擊疏阻、引決意微。積俸已久、去之不

能。用之不可。不得已陛之。且濫且驟、雖他日
有冒濫京堂之疏、然不過二、三人塞責、漏網
者多矣、臣竊謂失之太泛、合無布政使按察
使等官、許其考滿、俱具乞休疏、如生平履歷
端方、才華卓犖、疏議酌陞擢、或生平無媿、年
華淩盛者、量加空銜、其餘俱准致仕、中間如
去留不當、言官論㨿、則退之以禮、皇路少見
廓清、不至賢愚並滯之患矣、
議久任

久任之法、自隆慶戊辰後始、宜乎宇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悽楚、大異疇昔、則久任之法、未盡議也、臣請得熟數之、夫循良之吏。人與他相習、譬鳳鳴高岡。有耳者聞之皆喜。鷙悍之吏、人與他相戾。譬鵰鶚叢于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為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之心、使之欣然趨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為、而罔有倦心、今之久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久任為榮。而不以久任為辱耳。臣愚謂久任以

四年爲准，其更還以二年爲准，賢者久任，使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然，庸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依之謀，依城社而肆螫，是故久任可以藏奸，可以庇不能，賢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噤志，不幾襍鴟鴞鳳凰同室乎。

重京考

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稂莠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稂莠，則膏腴盡成磽薄，臣丙戌

冬曾與計議末、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恥為鄉原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為所眩。臣查先朝以陸容之賢能、且為人甘心、至今載之野史、以為寃抑、邇者一錮顏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談者皆為諸臣寃、臣竊以為奪一時浮榮、與萬世清議、諸臣得專心并精不朽之業

眎世之浮榮猶一吷也是所奪諸臣者監所與諸臣者廣諸臣何所不樂顧近爲國體傷遠爲國史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竇正人君子心竊憂之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咨訪許部院各寺糾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按糾方面例翰林屬之掌院六科屬之輪流倘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既明重則削職輕則不與甄祭夫彼既已宦成猶不爲國惜才使好修之夫屈首蓬藋足以干天和而召戾氣

卽重懲不爲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
時之諧衆口。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
與其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
與衆共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

褒名德

古先聖哲。於幽潛沉修之士。雖在異世。猶必
贈其官。錄其後者。凡以輔翼風化。匡扶世道。
關係非眇淺也。臣不暇遠舉、
陛下近日從祀二賢、海內爭彈冠相慶、以爲熙

朝盛事、顧有童孺知其名而未得謚、或旣謚而贈官未妥、或載理學名臣錄、而未得贈一官、臣得諸三人焉、故大學士解縉、天挺人豪國士無雙、韵宇流布海內、丹衷簡在列聖、開闢元。臣。至不。得。爰。易。名。之。典。闡幽謂何。故左春坊左贊善、贈光祿少卿羅洪先、少年巍科終身退處、澹泊爲百年楷範、沉修樹來學章程、所。贈。非。其。所。處。尊賢謂何。故庶吉士降石城千戶所吏目鄒智、冰霜厲志、侮群奸而不

辭、慷慨持身、喪嶺表而不悔、一。代。名。臣。仍。其以吏。目。稱褒忠謂何。臣愚謂解縉宜贈美諡、羅洪先宜贈禮部堂上官、鄒智宜贈館職、此清朝鉅典、而有待于今日者也、臣於今又得三人焉、故左春坊左中允張元忭、臣雖未面、心實嚮往、不欲以一第自居、矯然以古人自期、歷官居鄉、行誼修潔、允矣諸儒之章程也、齎。志。以。沒。識。者。恨。之。臣愚謂宜贈諡、以。為。不。媿。科。名。者。勸。故尚寶司少卿、兼監察御史徐

貞明、政存口碑、風高瑣闥、欲爲國家奠粒食之原。櫛風沐雨。廟宿野處。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功未成。竟齎恨以沒。所謂以死勤事者非耶。臣愚謂宜贈官以爲許身國家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孟秋、容貌爵位。不能動人。慄慄眞修。臣每屈服。生孔孟之時。必爲原憲之儔其在今日。亦恢恢乎得斯道之大端矣。臣愚謂宜贈官、以爲安貧樂道者勸。內徐貞明、人或以功未垂成爲言、臣請比近例可乎、原任

工部郎中羅用敬、准上之功、與貞明巡行阡陌、勞逸不同。人品才識、當亦有別。用敬以郎署得贈太僕少卿、貞明原係京堂、不得蒙一命之榮、將來志士寒心。勞臣解體。非鼓舞豪傑之要妙也。褒贈係驗封司職掌、在官言官、匪敢哆譚、

慎撫臣

國初無撫臣之設、後以大臣出理重事、留鎮一方、撫臣因而相仍、所需塡撫方夏、飭邊疆

酌規情弊
批出一盤

徼挈戴豈不至隆重哉顧仁者惠綏黎氓智者洗剔弊竇能者肅敘憲紀雖各擅所長均不失爲良臣乃不然者到任不問生民利病內惟媚津要爲事書郵饋遺絡繹不絕外惟充囊橐爲計查盤批詞四道而出藩臬不問其職舉否某有氣力不可撼搖陰爲諛詞結之郡邑不問其賢否某係進士已經數薦多方結納懽之有美無刺有舉無劾間有劾者不過曾經考察通判科貢出身陞王官數人

而已。又暴者裝飾軍功。庸者引領陞除。陛下設官之意固爾耶。臣愚謂爲一省擇百郡邑之良。不如爲一省擇百郡邑之長。百郡邑之長賢。聞風知畏。攬轡瞻落。狐鼠自爾潛消矣。夫官至巡撫。其歷官多年。或自科道出者。建白可稽也。或自郎署藩臬出者。履歷可驗也。果獨立朝端。一無所倚乎。亦狗盜之流乎。果循循雅飭。歷有成績乎。亦庸庸竊祿。無一善狀乎。不知其人。則爲不明。知其人而用之。

井井有條

則爲不公。無一可者也。臣愚謂自今以往。宜令諸大臣各保薦一二人。時亂則先揮霍時平則右介靜積衰之後則首精明整理之餘宜尚渾厚無概以生事者當之。倘有不當。請坐舉者之罪。昔國初有保舉守令不當者、皆得反坐、故當時治化隆茂、田里亡愁嘆之聲、今獨不可行之任撫臣者乎、此奠安宗社之要務也、惟

陛下留意、臣竊有慨焉、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

倖進之門何日始杜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也爵祿者國家之名器也往者習尚相沿積弊難挽親當事親者進故當事故者進親故進親故之親故又進非親非故呈身取憐昏夜乞哀者進一人當庖百人染指一夫開徑千夫爭趨所以然者下焉者賄上焉者情賄者十不一二情者十而八矣或門生或故吏或桑梓或姻婭或年家或世講或舊遊或面交或舊治此輩日感恩銘心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艮

寫出小人情態如画痛快痛快

轉語以示激勸

心。烱烱夜半。必薄其非端士矣。曰奴顏婢膝。吾之前。不知此輩口軟足滑。軸移機轉。雲消雨散。又顧而之他矣。人爲情炎。法爲情虧。國家名器爲情褻。試看二三十年前。列大官。博顯位。歸而語鄉里對妻子曰。誰之力乎。懼人之扼其短。反從而怨詈之。叛背之矣。又回看二三十年後。扶世道。維名教。果以名位爲軒輊乎。果此輩瑣瑣之流乎。嗟乎。當局者迷。旁觀者醒。胸中皂白。誰不了了。特迷不覺耳。自

非洞千古之眸。堅冰霜之腸者。未易破此坑穽。握進退之柄者。臣言可以深長思矣。臣之言稍可以回狂瀾。終身犯衆怒群猜。槁心泉石。所樂爲也。

搜遺逸

人臣孰不欲析圭擔爵。榮祖考光來裔。顧汲汲有託而逃焉者。上焉者潛心性命之精。次則殫精緗素之業。又次則與時齟齬。全身遠害。均之以遯稱也。彼其剔巖而廬。據石而瞑。

豈非甘來苓之適。遠增繳之危哉。顧風俗不美。莫甚奔競。欲息奔競之途。在獎恬愉之士。今恬愉之士、臣不能悉記、一一舉之、則有市恩之疑、臣愚謂宜詳查明、有請告過期不出、年齡清茂者、促之赴任、有壯年乞休、矢志溝壑、有曾經言事、削職爲民者、量爲酌用、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意在憐才、而無有一毫成心其間、此熙朝之盛事也、臣請畢其說、爵祿富貴。天之所不靳。聰明才智。天之所不輕

畀。蓋百人中而得一焉。用才者。宜體上。天生。才。之意。國家。得。才。之難。之。故。矣臣讀詩至白駒之章。未嘗不嘆當時之輕於棄才。讀摽梅之章。又未嘗不嘆用才者之貴及時也。

聖朝彌天罝羅、休休乎如天之無所不容、無令空谷有白駒之嘆、厥士有求我之嗟、臣願拭目、

審邊臣

邊臣者、下而邊道、上而巡撫是已、苟得眞材、

朝廷不負邊臣邊臣何意不思

一字不誣

鎖鑰攸托，徒冒虛聲，邊釁彌叢，臣嘗察今之邊道矣。引彊超乘，鷹鷙電擊者固有，亦有庸懦之流，未覩韜鈐何物，近惟奉巡撫順指，惟其東西不敢違越。內惟媚津要奧援，四時起居，如奉祖考。虜至閉關，括金錢縱所欲而去。虜退開關，上功狀，邀上賞，不數年巡撫矣。又嘗察今之巡撫矣，無異前邊道所爲。稍揮霍者，飭以文墨，哆以宏議。間有徼捷，張煌功伐，以覬殊旌，不數年總督矣，官保矣。家羸金錢

報效

今日正當用此法

世襲緹騎後邊事大壞而不可支彼且付之罔聞矣然此輩非秘謀嘗不得而至焉臣愚謂當審其閥閱其陞邊道以曾任兵科或職方邊郎或曾任邊郡縣熟知夷情者陞巡撫非歷邊疆久功伐高不得遽陞不然是視塞上為終南抱瘴腫之軀掀青黃之鬚者乃縮金玉之梯階也此輩何利何幸而列十三省方面多碌碌以去諸臣亦何不幸哉

恤遠臣

荒烟滿地
天遠聽高

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物埒中土、俸餼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在亥步窮處。黃茅嵐氣。猿猱爲伍。士人聞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旣赴鬱鬱死者。臣請備言其艱辛之狀。臣往見都勻一驛丞、南京人也、懸鶉百結。乞食道死。又有麻哈等州、衙齋荒蕪、舉目淒涼。而獨山知州吳譽聞者、文學吏事。亦自名家。夜篝燈同妻子守孤印。皆含冤被論去。視諸臣。餘可知矣。臣每撫膺

慷慨淋漓
如泣如訴

太息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恐使諸臣困至此極耶勞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興歎今之情豈異古耶臣愚謂司銓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選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益三省風氣挨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稱職其陞遷眎他省量速一年庶幾雨露無不被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未之

逼真

信也、臣又惟官有大小、圓首方趾、秉靈含知、與大臣無異、在爲大臣者、體恤之否耳、臣在部、每見倉官來考滿者、列東西廊、幾數百人、有龍鍾不能寸步者。有魁梧衣不能掩形者、有面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間欲徼微祿養妻子者固有。因生平奔走風塵、欲博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退而思曰、人主官人。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岡、植之汚澤則汚澤。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

為害小而受禍深㡬在散吏無非惜以示公已

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冗散之吏冗散之吏稍有微瑕得操三尺議其後矣是不可稍為之寬乎臣愚謂倉官陞選、一以本省為主、考滿固不容廢、然既經院道查核、領文赴部、不知可停止否、儻可停止、閱其考語優者推陞、餘因其年力、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恤小臣之一端也、又臣見巡簡將考滿時、若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擢、臣愚謂巡簡有功、固當優擢、即無功、而年力才華、考語俱優者、間擢一二、

秤頭之弊過不在有司是欲一洗其源矣

一以爲生事者戒、一以爲安靜者勸、

秤頭之苦、

今秤頭之弊、三令五申、節釐

明旨、不可息者、曷故哉、則有司之過可原焉、昔

掾吏治之權在兩院、今掾吏治之權半、兩院

半在內矣、一讐忌之口得、而簧鼓之矣、有廿

心恬約無所攀援、人稱其賢乎、昔評賢否在

小民、今評賢否在士夫、在過客、士夫過客、不

皆賢者、往往以情識爲毀譽、以故有司竭意

傾承、折席下程。分若固有。止博一揖而已。果盡入囊橐乎。堯舜生今之時。不能必不善者不惡。時當行取、訪單稱賢、較若畫一、而後得取、曾有考滿、朝覲而不通京貴乎。既示以多途、雖賢者不得不竭力多途應之、臣故曰。可原也。且布政司法馬、輕重不等、又止一副、小民有未識法馬何狀者、又曾經庫書庫吏、糧科等役、廣置膏腴、新進書生、為其所愚、臣再曰可原也。今欲息小民秤頭之苦。請寬苛察

之門兩院評賢否不必以過客士夫為的據吏部定行取不必以詢謀僉同為去留一以兩院為主參以吏科河南道議論餘不必遍與知行取不當是吏部過聽兩院兩院之不職也該科糾舉兩院何辭或曰行取不必六科十三道詢訪似失其權不知外而薦舉臺臣之責內而糾舉省臣之責權未始假借也

其法焉仍乞勅下戶部示布政司每縣須發十副令小民得知趨向兩院課吏治以此為

撫守第一義庶幾小民稍得息肩不然如蠶
食桑不盡不止
虛糧之苦
小民必徙他鄉煢獨攀號無從莫甚虛糧臣
竊伏巖谷再三籌度有可爲小民息肩而不
必於清丈者請爲
陛下陳之往丈田役興益欲爲小民息肩而小
民未必得所豪家反受其益何者豪家勢多
出有司上有司懼撓成議不但不盡丈其田

且以餘糧送入其戶臣嘗有言丈田之法縮此伸彼利東害西未覩其全利也夫身之病必有所繇起糧之虛必有所繇來知此而民貧可甦矣蓋民之糧有急於燃眉緩於恤後則有減賦額以售者矣有司受其詞察其故責令富戶收回此一策也有水推沙塞昔成膏腴今成蒿萊者矣未此塞則彼通此荒則彼闢有司察其開墾令起新科亦足以抵水推沙塞之數此又一策也嗟乎非實有家矢

下予萬姓之心。不能悉心任其責、在嚴敕兩院大吏留意耳。俾司國計者長議、

緜票之苦、

緜票者、戶部所頒徵輸則例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而圭撮、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曰、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虛未補、幷入吏胥之手矣、臣往聞有欲爲一

郡造福者、閭則例至、皆歛金以求散之他邑、是知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閩時、錄票得副使鄭汝璧、而一省造福、渠嘆服不置、今非無散票於下者、能必委巷皆周知乎、非無徽板於上者、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已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如有前弊、坐以不職之罪、

積荒之苦

臣讀孔軻氏曰、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爲此或危詞動聽君之聽、乃今數載、孟軻氏語、猶不能述其詳耳、楚廟荒齋。郴岸長堤。一日報死數千人者。賴

陛下德意、有司奉行、蒸蒸良厚、卒不足以回天意者何哉、則積荒之漸也、臣省今年四月不雨、民稍有早穫、無秋收矣、長此遭窮、若一一

懇

陛下發內帑以濟、內帑有限、一一緩常賦以濟、
常賦不可闕、一一勸借富民、富民皮骨且盡、
此三者不可常恃、臣聞古無常豐之歲、有常
豐之政、何者、積之豫也、臣再三審思、除各縣
各鄉多建社倉、雖有管葛、不能濟矣、今各郡
縣、止一二倉、有司每以積穀為苦者何哉。罰
贖不得入已。動稱不便。為之下者。以倉屬上
司。日查月稽。時問罪贖。亦稱不便。今欲建無

窮之計。臣竊謂宜勅下戶部。行各省從長計議。如一縣幾鄉。一鄉或建一倉。或鄉濶建二倉。或一倉積穀若干。兩院近行節省。所罰贖。或助爲買穀張本。或冠帶尚義者。或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榮祖父者。各聽納穀若干。從長計議。每年如何而收。如何而散。或年不甚荒。不必發散。或每年出陳易新。兩院提郡邑。如父之顧子。郡邑提各鄉。如子之殖家。不三年。且有成矣。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

擘畫至此足見體國苦心

在人眞心何如耳。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臣云。救荒在有眞心。若有眞心。何事不可爲。不然。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

科場之苦、

陛下痛往年科場之弊、特差翰林科部、一旦釐而新之、德意甚善、顧可以新一時之耳目。而不可以定垂裕之宏謨。何者。今天下民力竭矣。民財盡矣。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擾一分。民受一分之惠。

陛下遣近侍諸臣。分道四出。驛遞支應。有司承奉。經過各處。不知其幾。本省之費。又不貲矣。此皆民之膏脂。

陛下所未盡悉也。若以其弊當革。當時止一二作俑。餘俱稟稟可查。若以臺臣難託。地方彈壓。更有大於此者。

陛下且付之矣。昔巡邊止數科臣耳、

陛下亦以惜費省事爲言、今一年且二十餘人矣、臣以爲宜併臺臣、便省無窮浪費。杜爭競

私意甚盛舉也。儻臺臣徇私不公。處以竄極。
更復何辭。諸臣挾掞藻鑒英之時名。懷以人
事君之熱念。必以臣言為無當。臣請折之曰、
人。貴自樹耳。一切桃李皆靡世豔目過而不
畱。臣昔親覩座主身冒不避門生惟恐汚其
身而反詈之者。又有忘其姓名者。此非所稱
門生者哉。已可以為松與栢顧欣羨穠桃夭
李何左也。
積疫之苦、

今之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中虛、濕邪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數月八千有餘藁瘞、餘有主者可知已、臣邑月一城門出五百人、他邑又可知已、臣以為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强村巨室。悉成莽蒼。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廓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曩之

夭者皆枉也。故先臣有言、惟疫與大兵、修短
不可以言命、雖然、握宇宙元元之命者在
陛下、陛下往聞畿內小民疫疾流行、施藥以濟、
小民焚香籲天、共祝聖壽、今此海內之民、均
陛下赤子也、夫捐帑藏濟民、所施有限、臣愚謂
宜勅各處撫按、每縣于歲編內、編派濟疫銀
一欵、一縣或二百兩或四百兩、每石糧不過
毫末耳、如疫疾流行、召醫在各處施藥、年年
如是、活一人、得一人、活一方、得一方、不然、與

饑民均炊耳、至各處名醫、亦宜搜訪、起送赴部聽用、有便民濟疫全書、亦願廣布民間、以溥聖惠、以度群生、此非臣之迂談也、宋有惠民局、我
祖宗有醫學科、今特一振舉之耳、
清軍之苦、
今國家軍伍空虛、勾單時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一單至邑、清軍廳視爲奇貨、票發各里役、不得賄不止、又司事者陰藏原籍、故爲裝

陷、無爲有、虛爲實、逐都逐圖、名曰挨、無不厭其欲不止、一軍起解、各里甲歛金錢作長短費、本軍至衛、掌印以下、鎮撫以上、不罄所攜不止、既著伍、復得錢縱之歸、何者、遊民頂役、坐食月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損小民、明矣、

臣聞謀國者云、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補、招補一名、明書原軍名下、即與豁除老軍之數、炤詳知會、欲除里甲妄勾之苦、在十年一刋定軍冊、如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縣司部、各

存一冊。備有清勾。有無虛實。炤冊施行。雖有
黠猾。不能為民害矣。惟
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二省。原無驛夫。以軍為
夫。道里長遠。山勢險峻。每夫一名。幫貼數名。
始得成役。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
不過數斗。亦良慘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
清平衞不過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
此其故不難知已。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
時。一洗民間清勾之夙弊。至雲貴以軍代夫。

合無行彼處撫按官、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柔遠寧邇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

驛遞之苦、

諸臣條驛遞事宜甚具、顧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官。京官不始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

陛下縱欲查考。不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可原。外官俸有盈餘。

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而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臣，需之珥筆秉憲，而使之蒙塵道左，事體果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古人不甚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護送，量給薪米，是已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閱兵部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各有勑書，六部間有差遣，例

得應付、惟兩司部寺諸官、或無勑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合無丁憂則於所領勘合上、養病則於所領路引上、陞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文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遣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遞之蠧。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廪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雲貴廣西小吏、

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正其時。不然。卽月易歲更。其弊猶不可忍言矣。伏乞謀國者從長而計議焉。

萬曆十八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附戶部覆本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石星等謹題、爲敷陳吏治民瘼事宜、懇乞及時修舉、以隆治安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吏部驗封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摘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吏部驗封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條陳秤頭虛糧䌷票積荒之

苦四事、議欲查革設處、蓋緣本官家居之時、
目擊吏治日敝、民生日困、多繇前弊所致、與
臣等聞見、似亦有同、相應開列前件、酌議覆
請、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省直撫按衙門、一
體欽遵着實舉行等因、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初五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一秤頭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有司加收

秤頭、交通士夫過客、希圖廣譽、爲行取之地、議要行取、不必盡憑六科十三道、只以撫按吏科河南道爲主、仍要布政司每縣降發法馬十副、使小民得知趨向、撫按課吏治以捺守爲第一義一節、除行取事係吏部、不覆外爲炤秤頭之弊、節經諸臣建議、本部題覆、不啻再三、即今有司、潔己愛民、出納無染者固有、而扣取羨餘、結交營私者實多、此而不察、損國家之元氣、竭百姓之脂膏、恒必繇之矣、

部臣鄒元標、目擊時艱、條議及此、深爲拔本之論。所據多降公平法馬於各府州縣、令小民知所趨向、貪吏無容染指、相應依議、合移咨各省直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通行直隷府分將公平法馬、各州縣每降二副、浙江等各布政司、降各府州縣各二副、仍曉諭小民、凡徵收錢糧、皆以公平法馬爲準、其起解至司府、亦以原降法馬秤兌、併不許分外毫釐多取、違者坐以贓論、至於各

該撫按課吏治必以操守清濁爲殿最不得過聽交結浮譽以開剝下自利之門其不然者許科道有聞指名參究伏乞

聖裁

一虛糧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往時丈田縮此伸彼利東害西小民未得其所豪家反受其益議要有司嚴行稽覈收回餘糧及清查新墾之田以抵坍塞之數各一節爲炤我

國家之制，有田必有賦，有賦必有額，損則虧國儲，加則害民生，故田糧飛詭者，必懲之以法，而水坍沙塞者，必查實開豁也，嘉隆以來，虛糧本多，奸豪有不賦之田，良民包額外之糧。自萬曆十年，節經諸臣建議，通行清丈，賦稅已歸正額，田地已得實數，今部臣鄒元標以往時丈田，有將餘糧送入豪勢之戶，小民尚受虛糧之苦，條議及此。必有真見。至于各處沿江邊海地方，桑田滄海，變遷靡定。有昔

係膏腴。而今為艸莽。有昔為深澤。而今為丘陵者。適今正當大造之期。合無咨行各省直撫按、督行司府州縣各掌印正官、諭令各屬官民人等、凡假以坍江事故為名。飛派各户。以致有田而無糧。及糧多而田少者。許首告。查覈明的。歸還原主。許貰其重罪。如有新漲沙洲。居民曾經開墾而未起科。及荒蕪未墾者。責令軍民人等開墾佈種。通炤例起科。或補水壅之數。或增稅以充裕國儲。軍民兩有

攸賴矣。伏乞

聖裁、

一蠲票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蠲票、戶部所頒徵輸則例、其例本一、令各郡邑有異、議要糧儲道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一節、爲炤蠲票之說、益以便輸納、杜加派、欲百姓無偏重之累、法至善也、案查先于本年七月內、該科臣張

貞觀條議催徵五弊、本部覆議、通行各省直
撫按、轉行所屬司府州縣、今後催徵、務將每
年額派稅糧、備細開載赤曆、仍每戶各給繇
票一張、與赤曆相同、如人戶納過數目、即於
赤曆中塡註、其年月日收銀若干、給付收票、
以杜侵欺等因、覆奉欽依、通行在卷、今部臣
鄒元標復議及此、查與前議相合、相應再行
申飭、合無移咨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
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通行糧儲道、嚴督府州

縣掌印官、務炤原題事理、每年將額派稅糧等項數目、備細開載繇帖、用印鈐蓋、亡論城鄉小戶、各給一張、使其得以炤數輸納、永杜加額偏重之弊、仍不時嚴行稽查、如有里糧人等額外加增蠹民等弊、重加究治、若有司視爲故習、虛文塞責者、撫按司道、即坐以不職之罪、叅究、伏乞

聖裁、

一積荒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積荒之年流離餓莩轉死溝壑賑貸莫及深可憫惜議要多建社倉將撫按所罰贖或助爲買穀張本或冠帶尚義幷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榮祖父者各聽納穀若干預爲積貯各一節爲照有備之國凶歲不能爲之災故今制有社穀之設所當預圖不可少緩者也案查先該科臣吳之佳條陳議復社倉之制要民各自爲積擇里中賢者主其事官不爲擾近

該科臣劉弘寶條議、廣積穀一款、本部覆議將撫按酌賑二分、幷庫貯堪動各諸無碍官銀、趂時糴買貯倉、仍查所屬境內、果有尚義損貲、以致社倉充盈、足備緩急者、即行奏表以示風勸、如里社無好義之家、有司非可委之人、勿得借名攤派、致滋煩擾等因、俱經題奉欽依通行訖、又查得萬曆十四年、題准義民輸粟事例、八百石以上列名具奏、動支官銀叁拾兩、自行建坊旌表、係白衣者、仍給與

冠帶、百石以上、給與冠帶、百石以下、至五十
石、給與尚義牌扁、各量免本身差役、有司不
得濫行差委、等因在卷、今部臣鄒元標條議
冠帶尚義生員監生吏典富民、輸穀要行從
長酌議、誠思患預防之計、且查與前議相合、
相應再行申飭、合無通行各省直巡撫都御
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督率有司、
查每州縣幾社幾鄉、炤社鄉大小、每社鄉各
建一倉、或二倉、除將畱賑二分贓罰、併堪動

銀兩、乘果穀賤、糴買以實社倉外、仍遍示通衢勸諭、如有尚義生員監生吏典富民人等、願輸粟備賑者、有司即行開報撫按、炤依萬曆十四年題准事例、從實奏聞、以輸粟之多寡、爲旌表之高下、但當聽從民便、不必一概強行。如有司假以勸諭爲名、科派害民、陽爲備賑、陰滋囊橐者、撫按司道訪實、指名參究、至於出陳易新、當倣常平之法、穀貴則減價以糶、穀賤則增價以糴、仍因時斂散、勿致浥

燗、各該有司果是眞心惠民、荒歉有恃者、撫
按從實奏請陞用、再炤積荒之後、必有災疫
如今年安慶廬州等府、死亡過半、尤當加意
軫恤、此後各省直、有遇重大災疫、許令各府
州縣、作速申文、合于撫按、即許便宜動支社
倉積穀、及本部事例義輸等銀、病者或給衣
食、或買藥餌拯救、死者或買棺木、或設義塜
殯埋、事完通將用過錢穀、救過災民實數、具
本奏聞、青冊送部、本部查果救濟有實效、錢

糧無虛破者，將各司府州縣等官，特行薦舉，
紀錄優敘，其撫按請旨簡擢，仍乞特著爲令，
永遠遵行，伏乞
聖裁，

小臣獻忠疏　吏部主事

臣聞明主不以言之繁瑣而忘聽納蓋臣不以身之疏遜而忘規誨大言小言罔有成心當可而聽者明主包荒之大度也或遠或近不避嫌疑芹曝畢獻者人臣報國之急務也

臣丙戌夏違遠闕廷雖巖居川游聞

陛下勵精圖治喜見顏色自今春迄于夏秋聞

陛下朝儀久曠群臣莫覿天顏章奏動至留中近雖勉從輔臣之請殊非昔時勤政景象臣

欲陳忠
陛下之日久矣。念抱疴巖岫。恐來干澤之譏。遙
望九重。徒切杞憂。茲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復錄用臣、誼不容默、臣聞
陛下之不視朝、或少從進言者、以
肅皇帝晚年故事爲言、竊以爲非也、臣未及事
肅皇帝、長老道
肅皇帝早年臨御。宵旰勤劬。庶務畢舉。威命在
手。羣工震懾。當其時家給人足。邊鄙不聳。特

止此數語足釐憂虞矣

晩年偶倦于勤耳。然晩年御批御劄。或一時數下。或一事數下。故卒能嘉靖殷邦。然不視朝一事。

肅皇帝晩年亦且悔之。今天下何等時也。埃塵相接。饑饉載道。馬市未可盡恃。外祭所在空虛。

陛下晝日一接。猶懼不足以登上理。以肅皇帝故事進言者。非愚則諛。夫五帝三王。兢業致治。載在典謨。

追思往昔
美不忘規

二祖
列宗。憂勤裕後。載在國史。臣無暇贅。臣請頌
陛下。臣為給事時。憶拜舞完。霜霰交侵。月光冉
冉墮衣裾也。臣私語曰。此何異
孝宗朝景象。又
陛下因陝西道御史董子行疏。召二三大臣商
確。時工部尚書石星。任都察院。紀召對盛典
一通。寄臣留都。留都爭相傳頌。以為
熙朝盛際。又

匡衡抗疏中壘陳書真誠懇到不覺其言諄諄使人讀之惟恐其盡

陛下初臨御時。年才十齡。朝講日親。山谷傳頌中國聖人。卽古帝王。亦何多讓。今聖齡方壯。遽違前志。臣竊痛之。千金之子。一日不出里閈。臧獲有跳梁之患。百里之吏。一日不坐堂皇。吏胥有舞文之患。萬國萬姓係

陛下為安危者。何止一家一邑。窮奇饕餮之徒懷奸以何

陛下者。何止臧獲吏胥已也。一日不朝。則堂陛情隔。堂陛情隔。則忠良諫阻。忠良諫阻。國事

有不可知矣臣誠願
陛下味孔氏一貫之訓翫孟氏九仞之譏取魏
徵十漸之疏留神詳覽臣不勝大幸如玉體
未充神情未暢講學一事養德養身切務乃
者日講亦廢經年玉軸牙籤竟成塵積廣厦
細旃之上無儒臣之跡久矣是經史爲贅疣
而講讀爲虛設也夫聖經奧深史義蔓衍或
陛下所熟聽臣聞諸子之學入聖之津梁也如
宋儒周敦頤之太極圖闡陰陽動靜之機發

學問淵源疏中流出

主靜立極之旨。程顥之定性書。謂性無內外。謂學先識仁。張載之西銘訂頑。朱熹之正心誠意。陸九淵之學在先立其大。眞足以滌性靈。見聖眞。不知儒臣曾以是進講否。昔張元禎講太極圖諸書、

敬皇帝欣然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今儒臣中、豈無續濂洛之旨、如張元禎輩在、鼓宮宮應。鼓商商應。惟

陛下用耳。夫人之常情。遇燕。安。幽。僻。則。肆、遇大。

醇儒之言
可銘講席
之上永作
箴規

廷廣衆則肅遇正人端士則難親遇便辟使
令則易就人之精神以肅而歛以肆而放以
正人端士而聞苦口之言以便辟使令而受
壅蔽之害此不可不為之長慮也夫使
陛下日親講讀而聖躬不泰聖懷不暢臣請甘
伏欺罔之誅臣願
陛下留意臣又聞太子天下之本重太子所以
重宗社也故
宣宗三年即立

英宗為皇太子。
憲宗十一年。即立
孝宗為皇太子。
孝宗五年。即立
武宗為皇太子。豈為是私憂過計哉。誠見儲位
不可久虛。國是不可久搖。人情不可久違。為
根本計耳。考
列宗立時。維
孝宗年六歲。

苦語危詞

皇太子睿齡日增無論耶

英宗

武宗之少者已踰其數即耶

孝宗之六歲亦已加之矣庶民之家欲其子之

固門戶世世勿替則必爲之延明師良友以

培其德矧太子將來宗社所依託者今宮中

保護不知有幾覃吉輩臣竊謂宜令出而與

諸儒臣日相親也先是

陛下允諸臣之請亦既有年而未聞渙德音頒

善解遽環無那亟求冊立

明詔、竝日舉行、臣知其故矣、蓋諸臣之請或在潞王未封之先。故未能亮
陛下同氣之愛、或在潞王同封之年、未能亮
陛下愼重之意。臣讀易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又曰、震東方也、未嘗不躍然曰、此先聖之格言。而後世建儲之龜鑑乎。明年孟春。爲歲之首。歲復建卯。卯屬東方。天人之協謀莫此爲吉。願
陛下召公侯駙馬伯閣部九卿科道諸臣、勿謂

小臣無足重輕，如臣言果有根據，明春果係

上吉，早賜冊立，內消悠悠之口，外慰喁喁之

衷，禮達分定，名正言順，肇皇圖于萬年，祝聖

壽于無疆，臣退臥艸莽，實有餘榮，臣自入仕

籍，浮名爲累，方欲退藏于密，官列郎署，始願

不及，媿無寸展于時，臣毫無所爲，天日可鑒，

惟是受

陛下特達之恩，懷犬馬報主之誠，故冒病上陳，

惟

惟懼不得獻納公亦無可奈何已

陛下哀臣滿腔血誠憐臣半生苦跡寬斧鉞之嚴誅來小臣之深計臣無任瞻依懇禱悚懼之至

乞改南疏　吏部主事

臣以江南陋品、甕牖餘生、荷

陛下過聽諸臣之請、錄用愚臣、臣於五月專差

義男懇疏、而本部尚書宋纁、劄付催臣赴任、

臣習君命不俟駕之義、遵小臣無屢控之禮、

體閣部臺諫連疏推轂之誠、念銓曹劇司懸

缺期年之久、瞻戀清時、幡然就道、臣於本年

十月二十日到任、臣原未奉母同來、擬暫隨

班行、明春爲乞南計、不謂臣體質脆弱、先是

舟過淮安、偶爾一跌、血涔涔被面、創左成一痕、馬上迎風、頭骨如刺、醫者云、北地風高氣寒、須靜攝數月、始得全復、若在南方、不藥而愈、臣復思數年依母朝夕、拜違母時、母雙淚如雨、呼臣曰、阿兒行耶、臣執臣母袖曰、行當請南、同母朝夕耳、臣兄從旁決曰、若南老人可來、爾亦可無萬里憂、母顏稍解、臣近追病體、遠思親言、眞有不能項刻安者、臣遣羽鵲班、纔滿一月、何忍怨怨言去、進退左右、惟上

所命、何敢悻悻求去、顧內有攻心、勢難從事、
維南與北、悉皆王臣、臣所以不得不哀鳴君
父之前、臣查得本年十一月內刑部郎中陸
長庚、懇恩改南、臣事體與長庚同、伏乞敕下
吏部、查南部屬有相因員缺、容臣奉母供職、
臣子之道兩全、忠孝之願不違、北望闕廷、曷
勝祝願、

時已具疏闖部中疏催及科道疏催暫止郎

得命矣

乞回籍疏　南刑部添註主事

臣萬曆十四年、以吏部驗封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具奏給假回籍養病、十八年起補前職本年因前病未愈、具疏再告、該部未允覆行、臣隨即赴任、是時臣以急於趨承、未得將母、及到任一月餘、正已具疏、將再請間、蒙恩調臣南京刑部、臣欣聞新命、實協前情謹遵憑限、於次年四月十一日到任、臣仰荷恩慈、徼祿數載、臣母康健、實切感戴、臣卽捐靡、其何

能報、乃自到任至今年四月內、實歷俸三年、
炤例考滿、以南京部院考覈給文赴部、臣即
日束裝、自南京送母還鄉、尅日赴部、行至豐
城地方、緣臣體質儚弱、年來偶嬰滯疾、因還
家親戚踵至、接應稍煩、舊病頓發、吐痰每至
數升、頭目眩暈、左手酸軟、精神恍惚、志意灰
頹、延醫袁春等調治、咸謂必須靜攝、庶可望
痊、非歲月間能保無恙、臣聞言不覺涓下、臣
登第十有七年。臣母已踰七望八。風燭之年。

朝夕難保，誠欲赴部僥倖復職，喜沾一命，報
毋劬勞。竟以狗馬殘軀，力不能强，仰負君親。
寢食不寧。臣查得萬曆十四年，南京兵部給
繇職方清吏司員外郎薛士彥，中途告病，蒙
吏部覆准回籍，臣事體與士彥相同，而臣病
勢尤過之，謹瀝陳具疏，伏乞天恩，勅下吏部，
容臣回籍調理，臣得息黔補劓，倘保餘生，圖
効犬馬，猶有日也。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附吏部覆本

吏部爲給繇中途患病危篤，懇乞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延殘喘事。考功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刑部廣東淸吏司添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刑部廣東淸吏司添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稱給繇，中途患病危篤，乞要回籍調理一節，爲照本官立志惟聖

賢是期。處身以世道爲任。凡在人倫。莫不相與喁喁。望其柄用。乃者考滿給繇。中途偶疾。輒欲乞歸。似難聽允。恭候命下。行令本官沿途調理。前來赴部等因。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本部署部事左侍郎蔡　等具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

懇乞休致疏 南刑部

臣以考滿給繇赴部，臣偶感疾病，曾控徵恍

陛下下臣疏吏部，吏部有沿途調理之請，蒙

陛下俞允，臣得部檄，自謂優游歲月，何恙不愈，

不謂去冬，臣鄉偶發大風，臣冒風疾，誤投補

劑，遂致晝夜發熱，幸投下劑，月餘稍起，又自

謂方春和時，或可入都以聽黜幽，不謂今春

天寒，視冬猶甚，臣冒寒雨，遂中肺疾，鼻塞聲

重、衂血旬餘、今雖稍愈、然左耳眩鳴、形枯髮槁、臣審身相機、自度非用世之器矣。臣查得吏部職掌、弘治四年題准、凡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嘉靖十年題准、今後內外官員有疾、願告致仕者聽、臣謹以血誠

上請、伏乞勑下吏部、查臣別無違礙、容臣以原職致仕、如謂臣徒負浮名。涓滴無補。願削臣職。臣得與田夫野老。詠歌太平。皆

陛下之賜也。臣聞犬馬戀主。葵藿傾陽。物固宜

感激何限

然人獨無心臣受國家作養再生之恩掛名仕籍十有八年臣豈不欲從容遲回以圖竭盡駑力顧身嬰沉痼之疾外覺從事之難臣心灰情冰萬不得已而有是請其所未報之國恩未酬之洪造或俟銜結以完宿囚而已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附吏部覆本

吏部尚書陳其等、為久病深固、調理罔功、懇乞天恩、特賜休致、以全臣節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添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隨該吏科抄參、本官精忠貫日勁節凌霜。聖明早已賜環。海宇仗為砥柱。即嬰微疴、不妨靜攝。何得因疾。便爾乞休。

一覆爲公敘出履歷際遇宛轉迴翔無非嘆惜

所據奏詞難以遽准抄出查行等因到部、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添
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稱久病深固
調理罔功、懇乞休致一節、爲照本官始成進
士以糾故相杖戍瀕死及
皇上甫親政即鑒其忠取而用之繼又稍示裁
抑而玉成之砥柱郎署中積至今日去杖戍
日十八年矣蒙召用以來十二年矣即調南
部亦已逾三年矣懲創日久蘊藉日深其感

恩報國之念。正當及時自效。以畢致其忠。即
皇上夙昔出諸九死而陶育諸一紀之上者。亦
當及時敘擢而畢收其用。所據乞休。似難聽
允且本官以考滿便道、送母還籍、即有微痾、
不妨從容調理、合候命下、行令本官稍加調
理、待痊可起考、臣等仰體聖德、遇有相應員
缺、酌量推用、伏乞
聖裁、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日

給錄比例懇乞天恩疏　南刑部郎中

臣以癸巳給錄、再奏乞休、隨該部覆、未奉綸音、臣削跡衡祉、菽水娛親、無復雲霄之想、忽于六月二十一日、有報臣起陞本部廣西司郎中、臣未敢信、七月中果見仕籍、臣望闕焚香祝謝外、臣以樗櫟庸才、不甘擯棄、倏蒙收用、捐糜難報、即當赴任供職、緣臣罪惡深重、不自殞滅、禍延臣母羅氏、於本年三月十七日戌時病故、臣母三日前猶康强無恙、緣臣

妻江氏脾疾纏綿，故于本月初九日申時，臣母痛臣妻溫良賢淑，偕臣茹荼齊鄉者，六年如一日。兼從臣宦游家居。拮据操作。苦逾田婦不得一食報而卒。感今追昔。心碎魂消。痰與氣攻。越日而瞑。一旬之內。遭此重傷。臣自分萬無生理矣。念母千辛萬苦。教臣入仕。因臣奉職無狀。既憂臣疚。復憂臣顛，縣六望八，多在憂困憔悴。日度一日。兼之坏土未厝。臣只得偷視累息。强顏人世。圖襄大事。謹以原

領給錄公文、送部查覈、臣查正德五年江西
按察司僉事馬慶、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歷
俸三年、報陞前職、奏乞請給、應得勑命、該部
查得本官考滿在陞官前、止是未經引奏、旣
得陞遷、即係稱職、與引奏復職官員、一體類
題給授、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臣又查嘉靖三十年九
月內、該原任南京工部都水淸吏司署郎中
事主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趙介夫、比例乞

要、請給原任敕命、本部照例題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准給與、欽此、臣事例與二臣同、
謹齋沐焚香陳情、差義男鄒熹奏聞、伏乞敕
下吏部、查臣別無違礙、照例類奏、臣以二十
餘年、名點鵷班、不得早乞綸綍、生為母壽、今
茲襄事、猶得跪申靈几、一語褒崇、千秋焜燿、
泉臺有知、能不御結、臣如未歿、何論捐軀、
陛下磨礪臣子之機、未必無小補云、臣非不欲
從容以俟、臣蒲柳之姿。不堪摧殘。奄奄氣息。

罔卜晝夜迄今不言更誰爲臣言者愁顔苦

心氣結神馳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　日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二 終